

邪神传（中）

二十三

燕姑娘年纪已经不小了，快近二十大关啦！

平日眼高于顶，从未将男人放在心上，因此白白耽误了大好青春，把握不住花样年华，至今尚是小姑独处，找不到婆家。

一个身怀绝技的少女，而又生得花容月貌，却又出生在黑道大豪之家，平日过惯了高高在上万事不缺的生活，接触的人都是横蛮的黑道匪徒，要说不“近墨者黑”而高傲横蛮，恐怕无人敢信。

燕姑娘就是这种人，除了他爹，天下间的男人，皆被她看成奴才，难怪她始终找不到个心目中的如意郎君。

在她来说，她心目中的爱侣，至少也该有她爹那么英雄了得，有她爹那么霸气纵横豪气干云。

总之，她只崇拜她爹。而她所接触的人中，没有一个合乎她的条件。终于，她看到了辛五。

起初，她并未在意。首先，辛五脸上没有她爹那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英雄气概，虽则小白脸要比她爹可爱得多。

其次，辛五似乎没有她爹勇敢，至少在胁迫下屈服留下多窝囊？

但是，当辛五一招重创老阴婆之后，她开始喜欢这位小伙子了。

观念开始转变，有苗头啦！所以她要白无常不要伤辛五，几乎断送了不可一世的白无常。

辛五不但伤了白无常，而且威风八面好好整治白无常。妙极了，正合了燕大小姐的胃口。

因此，她心动啦！二十岁的大闺女，春心一动，必定热烈如火；是幸福，也是灾祸。

堡外，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风逐渐转凉，寒气渐浓。

她傍在辛五的身旁，沿壕信步而行。

不知怎地，她感到身旁这位大男人，身上散发出来的奇异体气，怎么会令她感受到压迫感的？似乎，辛五所说的话。也令她觉得特别顺耳。

辛五不知道她的感受，背着手缓步而行，转首向她微笑着说：“我来此的目的，白无常已经知道，我也详细告诉过你了。

目下需要补述的是，我不希望在此地下手，要不是你们这些人碍事，我早就到了地头从容准备啦！”

燕姑娘噗嗤一笑，凤目凝注着他，说：“辛兄，别埋怨好不好？这里面有李老狗的朋友，谁知道是哪些人？”

至少，我们已发现一个假书生贾山是李老狗的人，所以不能让任何人离开。哦！辛兄。你没想到你我携手合作的可能性？”

“也许有可能。”他信口答。

前面已是庄浪河的河岸了，调林处处，松柏点点，所有的野草荆棘皆披上了浓厚的深秋气息。

燕姑娘雀跃地偎近他，兴奋地说道：“好啊！辛兄，你答应了？”

他似乎心不在焉，虎目中涌现了异样的光彩反问：“我答应什么？”

“携手合作呀！”

他呵呵笑，目光有意无意地落在右侧的一株枯树上，摇头道：“燕姑娘，我这人不拘小节，但不轻于言诺，希望你留神我所说的话。”

就我的身份来说，不许可我与任何人推心置腹，话到口边留半句，逢人且说三分话，这就是我这门行业的金科玉律。从不对任何人有所承诺、也不相信任何人的指天誓日所发的诺言。”

“哦！辛兄，你……”

他突然推开燕姑娘，手恰好触及燕姑娘的右肋。

姑娘一惊，身不由己往外晃，只感浑身一震，芳心狂跳不已。

“啪！”他的右手已落在剑鞘上，剑出鞘三寸虎目中冷电四射，跃然若动。

燕姑娘一惊，退了两步叫：“咦！你……”

他冷然肃立，低声说：“身后有人。”

燕姑娘心中一宽，笑道：“哦！你好警觉，不必紧张，那是我的人。”

“啪！”剑归入鞘内。

他吁出一口长气，说：“你的人极为高明，梅林小筑确是高于如云，果然是名不虚传！”

燕姑娘凤目四顾，四周不见人影，讶然道：“咦！这里我没布置有人，你大概听错了吧？”

他淡淡一笑，颇为感慨地说：“燕姑娘，也许你不相信，我是个经过千锤百炼，无时无刻不在生死存亡中求活的人。”

十丈之内，不用眼看也可以分辨出一只松鼠与一只小兔，五丈内可分辨落叶飞花。

刚才那个人已接近至三丈左右，而且是个女人。”

“什么？女的？”

“不错，是女的。风从身后来。带来淡淡幽香，与你身上所散发的香味不同，弓鞋沾地与快靴触地的声音、是不同的。”

而且，我知道那人穿的是裙而不是劲装，裙袂擦草的声音容易分辨。”

燕姑娘开始紧张，悚然道：“我没带有女的来，只带了随身的侍女，她留在客店中，人呢？”

“走了。起初我以为是你的侍女，后来发现她竟然迫近，便知不是你的侍女了。”他向西北角的树林一指，语气肯定又道：“从那面走的。”

“我们赶快去查这个女人。”燕姑娘急急地说。

他徐徐转身往回走，可是并不急于回堡，轻松地说：“没有用，查不出来的。你们那些过于小心，却又昧于事实的人，深怕有人离开走漏消息，互相猜忌互相提防，疑神疑鬼，封锁了四周防范有人溜走。可是，真封锁得住么？那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当然困不住像你一样的高手，但不无小补。”燕姑娘讪讪地说。

“但我不想冒险。”他似笑非笑地说。

“我知道你办得到。哦！辛兄，合作的事，你有何高见？”

“我不想考虑合作的事。”

“你我利害并不冲突，合作后各取所需，有百利而无一害。你我如果合作，便可稳操胜算，已用不着客店那些人助威了，有他们在反而碍事，是么？”

他心中一动，心说：“这姑娘貌美如花，心肠却又硬又狠。”

但他不动声色，信口问：“你有何打算？”

燕姑娘粉面生寒，阴笑道：“一不做二不休，一了百了，永除后患灭口。”

他却不同意，安西客栈愈复杂愈混乱，则对他更为有利。

他并不珍惜那些贪鄙江湖蠢贼的性命，但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他必须设法保全那些人的性命，必须设法维持尔虞我诈互相猜忌的局面。

他笑道：“我反对。多一个人便多一分实力，等到事了，大概死伤枕藉，所剩无几了。那时，谁还能够与你我竞争呢？哦！我还不知道你梅林小筑与美髯公李家栋一家结仇的经过呢？”

燕姑娘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很简单，家父是黑道至尊、李老狗则是白道大豪，多少年来，所结的怨可说罄竹难书。

再说李老狗酷爱金石字画，数十年积聚，收藏之丰，可说天下无二，全是些无价至宝，我必须将这些东西弄到手。”

“你也收藏古字画？”

“你真傻，那可换取百万金银哪！”燕姑娘得意地笑着说，突又偎近了些说：“事成之后，我会分你一份的。”

他心中冷笑，轻轻挽住对方的手臂，放肆大胆地伸手托住燕姑娘的腻滑下颌，摇头道，“姑娘、你真不愧是黑道至尊的千金，又贪又狠又霸道。

你知道么？我们的行规是要钱不要命，要命不要钱。不要破坏我的行规。我不会要你的东西。”

燕姑娘没料到他那么大胆，事出意外，竟忘了羞愧，任由他的双手抚摸，只感到浑身如中电触，奇妙的感受令她芳心狂跳，粉颊发烧。

她并未听出那些挖苦她的话，嗯了一声，娇躯无力地倒入辛五的怀中，奇异的昏眩感令她有脱力的感觉。

辛五也感到心中一荡，突然忘情地紧紧地将她拥入怀内。

一切顺乎本能，他亲着姑娘幽香扑鼻的秀发，轻抚着姑娘的肩背。

似乎，怀中的香喷喷胴体，变成另一个女人，一个曾经与他同床共枕，恩恩爱爱的女人。

一阵激情，一阵迷醉。

怀中的女人，也陷入激情之中，在他的怀中轻微地颤抖，螭首在他的肩膀上揉动，异性的气息与有力的拥抱，令浑身起了奇异的变化。

有生以来从未经历过的感受，令她迷失了，沉醉了。

夕阳已落下西山，暮色苍茫。

“我们回去吧！”他喃喃地说。

燕姑娘仍紧紧地依偎着他，顺从地让他半拥着而行。

在她的感觉中，身外物已经不存在了。叱咤风云杀人放火的意念，模糊得连她自己也想不起来了。

是的，她是一个女人。一个叱咤风云黑道至尊的女儿，具备雄心壮志的女人。

她曾经拥有一切，予取予求，生杀予夺。可是，她却不会拥有最重要的爱情。

今天，她自以为已经获得了。至少，这破天荒的感受是甜蜜的，是她愿意接受，而且满意的。

她已沉醉在空前的满足境界里，忘却一切乃是极为正常的。

辛五的感受与她不同，又是一番境界。

他所失去的真是太多了，多得令他成为一个排拒一切，不信任一切的愤世者和逃世者了。

但他是个正常的人，而且年轻，一旦获得机会，便会浑忘一切，想拥有任何应所获得的人与物。

燕姑娘就是这样闯入他的心扉，成为他的所有物，他有占有的欲望，以取代他曾经失去的事物。

可是，他忘了现实。走上了回堡的路，身旁芳香可人的胴体令他意念飞驰，如痴如醉，喃喃地说：“燕霞，我们找一处山明水秀的地方隐居，好不好？”

忘却尘世的纷扰，忘却一切痛苦的回忆，好好地享受人生。开拓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。哦！我想……”

燕姑娘从梦幻中回归现实。娇媚地说：“是啊！我们要好好地享受人生。我爹在江南有一处产业，在山青水秀深处建了三座别墅，我们搬进去住，爹会给我作为嫁妆的……”

“燕霞，不要提你爹的产业。”他不满地说。

燕姑娘一怔，抬起蝶首问：“咦！如何不对？”

“没有什么不对。只是，我不愿沾你爹的光……”

“哦！你怎么啦？”

“我喜欢你，我只要你。”他直率地说。

燕姑娘只感到心中甜甜地，又羞又喜，但却未能把握住对方的心理变化，喜悦地说：“五郎，我……我好高兴，将来，我要爹让咱们在江南创局面，我们……”

他如受雷击，神智一清，如同大梦初醒。

这女人，貌美如花，武艺超人，在爱情的幻境中，依然想到日后的局面，依然难忘叱咤风云的生活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

“你想创什么局面？”辛五按接着满腔不满悻悻地问。

燕姑娘仍不知趣，胸有成竹地说：“以我的才智，加上你的武艺，相辅相成，足以雄霸江湖纵横天下，定可为武林大放异彩，为江湖……”

他长吁一口气，松开挽住腰的手，说：“走吧！有人来了。”

已经接近官道，人并未来，仅听到远远传来的急骤马蹄声。

燕姑娘还真以为有人来了，举目四顾，不见有人，马蹄声倒是被她听见了。

“天色已晚，怎么还有南来的坐骑？”她惑然说。

辛五举步便走，说：“也许是军驿的信差，四百里夜传岂能不赶夜路？”

燕姑娘突然挽住他，羞喜地投入他的怀中，如醉如痴地说：“五郎，亲……亲亲我……”

他心潮起伏，木然地在对方的粉颊上亲了一下。在他的感觉中，这像是告别的吻，凉凉地、酸酸地。

心灵的距离是那么遥远，像是隔了一千万里长的鸿沟，永远碰不上头，永远不能融合在一起。

堡门内外，有不少人目迎他们并肩而来。

侍女独自迎出，行礼后低声说：“小姐，小婢有消息禀告。”

燕姑娘巍然屹立，不再是情意如绵的大姑娘，回复了唯我独尊的黑道女娇身份，平静地问：“有何消息？说。”

侍女瞥了一旁的辛五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“说吧！辛爷是自己人。”燕姑娘毫不脸红地说。

侍女似乎并不感到意外，低声说：“那些人正在酝酿联手，情绪很不安定。看样子，对咱们极为不利。”

“有何不利？”

“曹二爷认为他们如果结盟之后，很可能先对付咱们。”侍女不安地说。

燕姑娘一笑，冷冷地说：“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；我也有这种念头，我正打算先一步收拾他们呢！”

“勇爷已命人严加戒严，河东八豪已受命替小姐护法，已妥为安排。”

“谁要他们护法的？”燕姑娘不悦地问。

“是曹二爷的意思。曹二爷认为，他们可能不择手段，派人用暗器或其他方法向小姐施偷袭。”

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，客店中人多手杂，防不胜防，不得不命河东八豪提前现身示威。”

燕姑娘沉吟片刻、挥手道：“好吧！你去告诉曹二爷，听候差遣。”

“是，小婢就去……”

“还有，叫燕勇火速将出面活动联手结盟的人查出来，随时准备出动加以清除。”燕姑娘脸涌杀机地说。

辛五脸色一变，接口问：“唉！燕姑娘，你忘了我的话了？”

燕姑娘淡淡一笑说：“五郎，你的什么话？”

“多一个人便多一分实力，事后再处理这些人。”

“这……我尚未打算清除这些垃圾哪！走。”

“你先走一步。”辛五说。

燕姑娘似乎不想坚持，含笑带了侍女向堡门走去。

在经过堡门时，向侍女低声一字一吐地说：“告诉燕勇，今晚准备动手铲除为首兴风作浪的人。叫曹二爷来见我。我要证实一件令人忧虑的事。”

□□□□□□

人防虎，虎亦防人。

安西客栈灯火通明，食厅里人声嘈杂，晚饭时光，在房外用膳的人乘机活动活动。

梅林小筑的人是两天前到达的，包下了二间上房。燕姑娘主婢是昨天抵达，客栈内早已布受了燕家的爪牙。

前一座大客房，也是燕家的，以燕勇为首。旅客中有女的，大客房怎能住？

因此，除了燕姑娘主婢占有上房外，其他的女客皆安顿在内院的店东住宅内，店东一家老小被迫迁至邻居处安顿。

女客们鸠占鹊巢，占据了这间有三四个房间的独院。

安西客栈破天荒客满，连柴房草房都住满了人。

后到的旅客，向堡内其他村民借宿。不管他肯是不肯，反正住定了。

安西堡到底有多少来路不明的旅客？谁也弄不清确数。至于不怕虎狼

在堡外露宿的人有多少，更是无法估计。

暴风雨在酝酿中，即使再糊涂的人，也可嗅出危机，察出凶险了。

饭罢，辛五感到有点心神恍惚，对今天与燕霞相处的情景大感懊丧，想不到外表美丽貌亦温柔的燕霞，骨子里亦是个不折不扣的黑道女霸，令他感慨万端。

总算他发觉得早，幸而未陷入爱情的深渊。

即使将豹的毛剃光，看不见豹纹了，但它仍然是一头豹。外貌可以改变，本性是改变不了的。

他避开了飞环浪子的纠缠，也婉拒了燕姑娘剪烛夜谈的邀请，独自至堡后各处走走，暗中留意可疑的人物，他还未摸清堡内各路三山五岳的底细呢！

再就是他想到跟踪他与燕姑娘的神秘女人，会不会是与他同时入堡，曾经追踪了他两天的两个绿衣女郎？

绿衣女郎劝告他放手，为什么？她们既然也是为什算美髯公而来的，凭什麼要劝他放手？

他已是众所瞩目的人，活动受到限制，更可能受到监视、故此他得利用夜暗，留心察看各处的动静，尽量避免其他的人。

堡中虽仅有五六户人家，但所谓一户，绝不是指一栋房屋，而是指一户人。

这一户人的家，可能是一栋茅屋，也可能是一栋四合院或三进院五进院的大宅，因此绝不能以户的多少来判断村堡的大小。

这座堡并不大，仅有六户人家，但房舍却有二十余栋之多，每一户的房舍都是自行聚结，门户不相连，自然形成六家屋。

因此排列不齐，中间有菜圃，前后有广场和水井，果树疏落，巷道交错，只是没有街道，所以不可能成为市集。

经过一排矮篱，突然听见侧方的一栋小茅屋的柴门吱呀呀怪响，门开处，出现一个轻盈的少女倩影。

一声水响，女郎手中的一盆水，泼倒在矮篱下，水透过矮篱溅及他的裤管。

“哎呀！真对不起，外面是谁呀？”女郎甜甜的嫩嗓音传到，好悦耳。

虽是矮篱，其实也高与肩齐。他所立处，恰好有丛小树挡住了他的身影。夜黑如墨，寒风萧瑟。他行动轻灵如猫，脚下毫无声息，而且是听到启门声便及时止步，恰好利用小树丛来障身。

按理，屋内启门外出的人，从灯光明亮处进入黑暗。绝不可能看到他的。

他却无暇多想其中异处，信口笑道：“没什么，不必抱歉。”

“哦！溅湿了么？请进来烤干，院门在左侧。”女郎歉然地说。

天色大黑，看不清女郎的面貌、他只直觉地感到，这位姑娘年岁不大，说话声音好悦耳，而且大方不怕生。

“不必了，只沾了几滴水珠。”他笑答。

“真对不起、爷台，我也是忙昏了，倒水太急。唉！这几天家母病势不轻，偏偏堡里来了一大堆不三不四的人，凶巴巴地个个像凶神恶煞，不许人出堡、所以无法送到镇堡请郎中医治，唉！真不知如何是好。”

“惭愧，都是我们这些人不好。”

“哦！爷台也是那些人？”女郎惊讶地问。

这不是废话么？堡中的人彼此全都相识，如果是熟人，哪有不知之理？再说，对认识的人，哪有称呼爷台的？

总之，女郎语病百出，但他却未加留意，说：“姑娘，你家中当家的男人么？”

姑娘幽幽一叹、黯然地说：“没有啊！家父已经到凉州经商去了，年底方能返家、家里只有贱妾母女相依而已。”

“在下略通医理，可否让在下替令堂看看？”他毛遂自荐地说。

“哎呀！怎好劳驾爷台，贱妾……”

他找到院门，推门而入。这是与右面大宅相邻的一间小茅屋，厅堂宽不足丈，后面相连着两间斗室，四壁萧条，家无长物。

灯光下，女郎含羞迎客。厅中薰着艾草。艾草原是驱蚊用的，秋去冬初，此地早已蚊蝇绝迹，何用艾草薰蚊？

整座屋白烟袅袅，刺激得鼻咽相当不适，甚至有点呛人。

看清女郎的脸貌，他暗暗喝采，心说：“好个清雅秀丽的小姑娘！”

十五六岁的小姑娘，虽是芋钗布裙，也掩不住青春的气息、自然的美显得清新。家中仅有母女两人，而且又是夜间，他不愿多说话，更不宜逗留太久、他一个年轻男人，避嫌要紧，因此他不好询问少女的家境。

房中的设备很简陋，一床一柜一桌而已。

床上拥案躺着一位慈眉善目中年人，额上覆了一块冷水巾，气色甚差。

少女将灯放在桌上，说：“这是我娘，病了好些日子了。”

中年妇人略抬起头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丫头，这位爷是……”

辛五站在床前，柔声道：“大嫂，你好。我是过路的旅客、在贵堡落店，听令媛说你需郎中治病，目下又不便离开，在下略时医理，不揣冒昧自告奋勇来替大嫂看看，哦！请大嫂将右手伸出来。”

两个指头搭在中年妇人的脉门，他心中疑云大起。

这只手，绝不是操劳家事的手。手虽灼热，但脉动并无异常。

“爷台懂得切脉？”中年妇人问。

他摇头，淡淡一笑道：“只懂皮毛，在下对金创倒是颇有经验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用掌背试探对方的额部，感到热得烫手。

“爷台，老身感到四肢无力……”

“如果在下所料不差，大嫂是不慎受了些风寒，服些发散剂便可无事，你这里有药肆么？”

“没有，捡药要到四十里外的镇羌堡。”少女接口答。

“哦！这样吧！我带了一些治风邪的丹丸，很管用，今晚服下，明早在下再来看看。”他一面说，一面从百宝囊中拣出一些治风邪的丹丸递给小姑娘，又道：“即用温水服下两颗。半个时辰之后如果发汗。再服下一颗，如不发汗，再半小时辰服下最后两颗丹丸。”

“谢谢爷台大德、感激不尽。”母女俩同声道谢。

他向外走，突又回头叮咛道：“小姑娘，闭好窗户不让风进来，今晚不管外面发生任何事，切记不可开启门窗，我走后门上杠，切记。”

小姑娘跟在他身后，惊讶地道：“哎呀！爷台是说我娘今晚要出事？”

他呵呵笑，说：“你怎么胡思乱想？我只是怕你不小心开启门窗，风透入对你娘不好而已。”

“哦！原来如此，我有点心惊胆跳呢！”

“不用怕，你娘不会有事的，你不必送我出去了，明天见。”他顺手将门带上，匆匆走了。

绕至堡西，这里已无房屋，土寨墙高约丈余，宽亦相等，前后皆建了垛口，每隔三丈左右。便有一条登墙的级道。

他信步登上墙头，脚刚踏上最后一级，突然扔头叫：“谁？敢跟上来么？”

下面人影乍现，传来了九幽娘的语音：“是我，可惜今晚有星无月，不然荒堡踏月颇有诗意，真是美中不足。你我是友非敌，为何不敢跟上？”

确是九幽娘，一面说一面向上走。

他到了垛口，手扶砖垛扭头问道：“为何跟踪？你跟了许久了。”

“哦！辛兄，不要拒人于千里外。我只想与你谈谈。沿途我怕惊动人，不好打招呼。”

九幽娘走近他微笑着说，星光下依稀可看清她脸上明媚的笑容。

他举目向外面的荒野眺望，不带感情地说：“谈合作，是么？告诉你，我这人不喜与人合作。”

“哦！与梅林小筑合作是例外？”

她已经挨近他身侧，阵阵幽香往辛五的鼻尖钻。

“没有例外，在下高攀不上梅林小筑的人！”辛五冷冷地说。

她已经傍着辛五倚在砖堆上，腻声笑道：“哟！难道我眼花了么？人家燕大小姐费尽心机巴结你，并肩携手进进出出，郎才女貌一双璧人，我不信燕大小姐会失败。辛兄，不中意么？”

“你的脸皮真厚。”他笑道。

“嘻嘻！我怕什么？只有你我两人，没有什么可羞的，只要你肯听，我就敢说。哦！”

辛兄，有关合作的事，我们……”

“不提合作的事，咱们各行其是互不关联，岂不甚好？哦！昨天你仗义出面替在下打抱不平，在下还未谢你呢。”

他突觉一阵晕眩无情地袭来，眼前发黑。

幽香扑鼻，俏丽的身影正在向他偎近。

求生的反应本能，令他毫不迟疑地扭身就是一掌。

“哎……”尖叫声入耳，九幽娘跌出丈外、几乎跌下堡墙。

他觉得天旋地转，脑门一声响，突然万籁无声，天地死寂，身形一晃，向堡墙外一栽，跌下墙根丈余深的干壕，蓦而昏厥。

二十五

九幽娘被一掌击飞，这一掌力道并不重，仓促间袭击而且步入昏迷境界的人、哪能发出真力？

所以九幽娘并未受到严重的伤害，震慑之余，激发了求生的本能，就势一滚，机警地翻过垛口，飘下墙根向最近的房舍飞逃。

一个黑影幽灵般地跃上堡墙头，发现九幽娘飞窜的身影，立即一跃而下，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奇速，穷追不舍。

九幽娘轻功奇佳，以为辛五在追她，全力向客栈逃去，窜过一座小屋后，一脚踩在一块圆石上，圆石突然扭头，她只觉脚下一虚，向前一栽。

触手处，是一双人腿。原来她所踏中的不是圆石，而是人的脑袋。显然，这人已经死了。

她心中大寒，向屋角一滚，钻入暗影中藏身。

片刻，黑影从右侧约三四丈外一掠而过，快得令她根本看不清对方的形影，像鬼魅一闪而没。

她惊出一身冷汗，暗叫侥幸。惊魂初定，正想窜出，客栈方向突然传来一声暴喝，接着是一声惨叫。

她打一冷战，倒抽一口凉气，自语道：“糟了！他开始杀人了。我得与飞环浪子会合，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自保。”

她悄然向客栈接近，老远便察觉不妙。店门的两盏灯咒本来彻夜通明的，可是，已看不见灯光。

整座客栈不见一星灯火，极为反常。未三更，不可能灯火具熄的。

“啊……”三进院传出一声惊心动魄的修号。

她心向下沉，脚下一紧绕向屋侧。停车场火光一闪。有人叫“列阵！”

片刻间，大火熊熊，店前的广场四周、四堆枯枝火舌飞舞。她向下一伏，先察看形势。

广场中，刀光耀目，剑芒闪烁。

中间，燕霞与六名手下，分六方布成圆阵，六枝剑向外指，一个个神色紧张。

东首，是河东八豪、八个黑道中的大汉，相距约三丈布成方阵。

西面，是白无常七个人，也列阵以待。

南面八丈左右，也有八名男女。

北面的六个人中，有大名鼎鼎的毒剑曹玉奇、梅林小筑的二总管，江湖上凶名昭著的煞星，燕家的忠实走狗。

全是梅林小筑的人，布成了五方阵。只消看第一眼，便知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一群好汉，不是乌合之众。

九幽娘大感诧异，梅林小筑的人列阵，并非要围攻什么人，而是列阵自保呢！

“砰！”店门大开，发疯似的窜出五六个人，狼狈地聚集在广场的北端。

他们是天罡老道、铁金刚、灵猫、煞手张全，千里独行方彪，丧门神梅坤。其中煞手张浑身血渍，由铁金刚扶着走。

西院的院墙有人飞掠而出，第一个跃出的是断魂刀姜宏。

三寸钉好像是从狗洞里钻出的，像老鼠般急窜。

“天哪！……”屋内有人狂叫。

一声叫，巫山双魅夫妇从瓦面上急滚而下。

接着，门内跌出两个人，连滚带爬不住狂叫：“真是鬼！鬼……”

由于梅林小筑的人，事先已有应变的准备，广场中燃起四堆火。火光熊熊如同白昼，因此所有的人皆像是飞蛾，不由自主地向火光集中。

天罡老道衣衫不整，但却能将剑带出，突然向五位同伴举手一挥，众人同时面向着广场而立。

老道咬牙切齿地叫：“朋友们，咱们都是闯荡江湖出生入死的人，谁曾经真的见过鬼怪呢？”

告诉你们，不要受人愚弄，这是梅林小筑的人在捣鬼，他们已等不及了，迫不及待要清除咱们这些人，以免碍他们的事。诸位、愿与梅林小筑一拼的朋友，请站到这一面来。”

三寸钉灰头土脸，大概也吃了不少苦头、拔出匕首尖叫道：“对！鬼杀人是见不见血的，店内死了的十几个人、皆是眉心有洞流血及脸，这笔账应该向燕家的人讨取。

你们看，梅林小筑目下聚集在此地的人。不足三分之二，其余的人呢？定然是埋伏在各处、暗杀咱们的同伴。

还有，傍晚时燕大小姐与蓝衫客在堡外鬼鬼祟祟密商，晚上客店中便出现鬼怪杀人，可知定是他们策定的阴谋诡计，你们看，蓝衫客在何处？”

天罡老道叫道：“除了蓝衫客，谁敢扮鬼杀人。朋友们，咱们不能各自为政让他们把咱们杀光。”

四周的人纷纷咒骂着向天罡老道聚集。片刻间，陆续加入的已超过六十名。最后加入的，是飞环浪子四个人。

梅林小筑群豪的阵势，始终保持原状。双方人数相差无几，如果双方发动，死伤之惨，不言可喻。

但最后的胜利者，绝不会是天罡老道这群乌合之众。因此天罡老道并不敢草草发动。

老道开始分派人手，分配攻入五方阵的五路英雄。

毒剑曹玉奇大概不愿引起这场混战，向燕姑娘打手式示意、得到许可后，方独自走近天罡老道下群人。

曹玉奇用洪亮清晰的语音沉声道：“在双方生死相拼之前，诸位可否冷静地听在下的剖析？”

天罡老道也知胜算不多，不得不暂时忍耐，冷笑道：“姓曹的，咱们不听你的鬼后，但你说你的，听不听那是咱们的事。”

毒剑曹玉奇冷冷一笑、沉静地说：“梅林小筑的人，如果要清除你们，任何时候皆可将你们剪除净尽，用不着装神弄鬼暗袭。

你们这些人中，隐有轻功奇高但艺业并不算上乘的人，没有勇气当面叫阵，却装神弄鬼暗袭，你们不问情由，要诬赖咱们大小姐，罪不可恕。

目下咱们要等这两位高手现身，光明正大解决。你们如果也想趁火打劫浑水摸鱼，咱们文的武的一样奉陪。如果不想送死、最好静候变化。

那两位高手可能是北邪南妖单龙单英兄妹，等天亮后他们就无所遁形了。

至于蓝衫客，天黑之后便失去他的踪迹，他决不象北邪单龙，他的身材比其高得多。

北邪南妖的化装易容术虽是江湖一绝，但身材高矮绝不可能相差太远。”

天罡老道脸上神情一变，气沮地说：“阁下，不要抬出北邪南妖的招牌来吓人……”

“在下用不着吓你，我相信你们这些人中，定然有人会发现可疑的事物。北邪南妖如果真的来了，咱们谁也休想安逸，这两个江湖公敌，绝不会放过咱们双方的人，不信且拭目以待。”

灵猫心中一动，赶忙将入堡之前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发觉有人跟踪，遗下一缕淡淡幽香的事一一说了。

接着，众人议论纷纷。有几个人异口同声说出曾经发现神秘黑影出没无常。也有人提出说曾经莫名其妙地嗅到异香。

更有人说曾经亲眼看到奇异的黑影乍现乍隐，如同鬼魅般隐现无常，因怕一时眼花或者是幻觉，所以不敢说出，仅心中存疑而已。

这一来，天罡老道也开始动疑了。议论纷纷，众口同声论鬼怪，反而把拼命的事搁在脑后了。

最后，双方交换意见，决定立即派人入店搜索。甚至有入主张放火烧店，迫北邪南妖出来决战。

因为据最后逃出的人说，那见火便扑见人便杀的黑影，定然还留在店内。

第一批负责入店搜索的人，是毒剑曹玉奇，铁金刚，闲云尊者、黑魅唐刚、开碑手云寿。五个人全是练气的高人，运功时不怕刀砍剑劈的上上人选。

五个人，两支火把，由曹玉奇铤剑领先，小心翼翼鱼贯进入店内。

全店死寂，躺着两具尸体，一个右颈出现裂痕、一个眉心有个指头大的洞穴。

至二进院的走道上，也有两具尸体在方砖地面。洒了不少血渍。

毒剑看到了死尸的剑口，胆气一壮，断然宣布道：“绝不是鬼怪肆虐，而是被霸道的天罡指所伤。”

举着火把的铁金刚问：“曹兄断定是北邪南妖所为么？”

毒剑面色凝重，迟疑地说：“家小姐在傍晚时分，与蓝衫客同在堡外察看形势，发现一个散发着淡淡异香的女人追踪，回店时便向所属查问，在派在堡外监视的人丁中，果然获知不少可疑的征候。

有人坚决指证，确曾发现一个梳高顶髻裙长及地的鬼影，但因隐现太快，以为自己眼花，怕说出来让人耻笑，所以不敢声张。

据在下所知北邪南妖兄妹，曾经在十几年前被美髯公从山东赶至汀南，几乎一命呜呼。

最近听人说他兄妹俩曾在山西大同活动，很可能风闻美髯公举家四逃，赶来此地报仇雪恨。

“真是他兄妹两人么？”黑魅问。

“恐怕另有其人。北邪单龙仅轻功出神入化，真才实学不见佳，不可能真有天罡指绝学。南妖是女人，更不可能练天罡指。”毒剑肯定地说。

“那……”

“那我们得特别小心，走，随时准备应变。”

“吱嘎嘎……”二进院的厅堂门突发异声，无故自启。

黑魅唐刚手急眼快，手一扬，三枚淬毒三棱刺破空而飞。

门内黑影一晃，三枚三棱刺无声无息地射入堂内。

毒剑曹玉奇飞射而入，身前形成一重剑幕，奋勇扑入无所畏惧。

黑脸身形更快，论轻功名列第一。

“砰！”一声巨响，他已先一步撞破小窗冲入。

铁金刚举着火把挺着刀，急步抢入，火光下，地上躺着两具尸体，没有活人。

黑魅拖起一具尸体兴奋地叫：“射中了，死了！”

三枚三棱刺，全射中尸体的背心。

毒剑曹五奇伸手一摸，苦笑道：“尸体早已僵了、至少死了有半个时辰了。”

院子里有开碑手云寿和闲云尊者，守在两侧戒备。

“噗！”一声响，开碑手所举的火把突然折断。

闲云尊者听到身后有声息，转身察看，眼角瞥见黑影一闪，便不假思索地大吼一声，方便铲似奔雷。

这刹那间，火把熄灭，院子一暗。

黑魅急退而出，急问：“有发现么？”

闲云尊者一铲落空，讶然叫道：“一个黑影，眨眼间就不见了。”

铁金刚举着火把奔出。

厅内的毒剑曹玉奇大叫：“小心火把……”

铁金刚赶快向侧一闪，“砰！”声大响，一张八仙桌以雷霆万钧之威凌空砸来，砸碎在厅门侧方。

铁金刚手形未稳，“啪！”一声脑袋挨了一叠瓦，瓦片粉碎，铁金刚也站立不牢摔倒在地，火把脱手。

黑魅已跃登左面的院墙，大叫道：“咦！进了三进院，是个黑影。”

毒剑曹玉奇一把拖起爬伏在地的开碑手，颓然放下，切齿道：“双目中了枣核镖，死了，这畜生好狠。”

黑魅突然大叫一声，倒栽下墙。

两支火把都被人弄熄，毒剑急叫：“敌暗我明，快出去！”

铁金刚很够朋友，窜至墙脚下急扶黑魅。

“我的腿不妙，扶我出去。”黑魅悚然地叫。

四个人急如丧家之犬，狼狈万分地退出店外。

五个人进去，四个人出来，而黑魅也受了伤，小腿被利器划开了一条大缝，鲜血如涌泉，像是被飞刀所伤。

广场中所有的人，皆被四人所说的情景说得毛骨悚然，虽然已经确定不是鬼魅为患，但比鬼魅更令人心惊胆跳。

“定然是蓝衫客做好事。”天罡老道下了结论。

正在议论纷纷，东南角最外侧的一名大汉，突然惨叫一声，摔倒在地。

黑影冉冉远去，追出的人被黑影那骇人听闻的奇速镇住了，不敢再追。

匿伏在一丛小树下的九幽娘，一直不敢现身出去与众人会合。冷静地思索自己的处境，决定脱出是非场做一个旁观者。

她听到了惨号声，看到了人群骚乱，也看到黑影脱离。

蓦地，她感到毛骨悚然，看出了自己的处境危急。黑影正以惊人的奇速，向她藏匿的小树电射而来。

近了，是个戴头罩只露双目，穿黑色夜行衣，外披黑披风，身材中等的人。

她想躲，已来不及了，只感到冷风扑面。刚来得及挺身，耳门便挨了沉重的一击，飞跌而出。

九幽娘被击昏了，击昏她的黑影并未停留，双方接触得太过突然，速度太快只有一击的机会。

黑影本想停下察看，左侧不远处突传出叫喊声：“谁在那儿？速示身

份。”

黑影脚下一紧，两起落暮而失踪。

没有人再敢入店安睡，也没有人敢落单。

梅林小筑的人在广场中心聚集，背对背假寐。

天罡老道一群人，则在接近堡门的一段路上结集，分为十余处露宿戒护森严，人人自危。

四更天，黑影出现在南端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笑，徐徐移动，似乎有所顾忌不敢接近。

四面八方生起了十余堆篝火，接近不易。

燕姑娘与天罡老道已取得协议，任何人不许妄自冲去拦截。除非黑影已进入广场，这样便可避免黑影乘机窜入引起混乱，一切等天明后再说。

其实，也没有人敢逞匹夫之勇冲向黑影。

就这样，黑影忽东忽西，神出鬼没，在火光之外不断骚扰。整整闹了一夜，令群雄精疲力尽。

东方发白，十二组搜捕队准备出动。

黑影最后一次现身，是在五更将尽时分，在西北角发出一阵凄厉刺耳的鬼哭，方移至北面消失。

搜捕队尚未出发，堡门外蹄声震耳，两匹马来自南面、在堡门下马猛叩栅门，直着嗓子大叫：“开门！开门！”

天罡老道立即派了两个人，隔着栅门喝问：“什么人？有何贵干？”

“信使，来自兰州。”外面的人大声答。

毒剑曹玉奇的人到了，说：“这是咱们派在兰州的眼线，快开门。”

天罡老道已经跟到，冷冷地说：“先将信息说出，再开门接人。”

外面的人大叫道：“是谁在把门？混帐东西！李家的人约一个时辰后便可到达，他们赶了一夜路，可能在此地打尖，咱们的准备时间不多了，还不开门让我禀报大小姐？”

天罡老道满意地笑了，退走说：“可以开门了，这消息真不错。”

曹玉奇的人入了堡。天罡老道也带了四个人，跟梅林小筑的人约十余步，大叫道：“贫道请燕大小姐出来说话。”

燕姑娘随即带了毒剑曹玉奇与三名爪牙，迎上问：“天罡道长，你要说什么？”

天罡老道大声说：“为免两败俱伤，避免蓝衫客渔人得利，贫道代表三山五岳的朋友，与你们商量携手合作事宜。”

“你们的条件是什么？”燕姑娘沉着地问。

“咱们所求不高，李老狗的财物，双方二五均分。贫道不要金石古董，也不要金银财物，只要老狗的太虚真诀。”

“如果本姑娘不答应呢？”燕姑娘冷冷地问，口气虽不凌厉，但心中恨极。

“姑娘会答应的。”天罡老道胸有成竹的说。

“真的么？”燕姑娘阴笑着问，哼了一声又说：“天罡老道，你真以为本姑娘肯答应么？”

“你非答应不可，因为李老狗快到了，你没有多少时间考虑。如果你不答应，咱们就一哄而散，各自为计，迎上前去提前于路上拦截。”

“你们不会有成功的机会。”

“在这里，你们的实力要深厚些，咱们同样没有机会，到不如迎上去碰碰运气。”

“那是白送死。”

“总比在此地死强。至少，你们也休想如意。李老狗如果知道此地有警，退回武胜堡，你们永远没有机会了。”

“本姑娘得先与手下商量。”燕姑娘让步说。

“没什么好商量的，贫道等你一句话。”天罡老道毫不放松地说。

目下，他是胜家，占定了上风，怎肯放弃已获的优势？

打铁趁热，机会稍纵即逝，必须善加把握利用，当机立断放手要求。

燕姑娘别无抉择，略加衡量，大声说道：“好，本姑娘答应你。”

天罡老道立即击掌三下，欣然道：“好，击掌为证。梅林小筑燕家的人凶残横暴，但一言九鼎。一代至尊到底不同凡俗，贫道信任你。”

燕姑娘也击掌三下为证，说：“本姑娘的条件，你们也得遵守。从现在起，你们得接受本姑娘的调遣。”

“那是当然，一切以你们为主。”天罡老道大声回答。

搜捕的事不得不中止，一个时辰之后，官道两侧的埋伏已布置停当。堡内广场四周高手四伏，客店中也布了不少人。

整座堡重归沉寂，天色已经大明了。

二十六

半个时辰之后、第二拨信使到达，美髯公一家六部大车十二匹骏马、在后面十里左右徐徐北行。

日上三竿，全堡死寂。

蓦地，客栈左侧蓝衫客出现。蓝衫客辛五，出现得不是时候。

距店门约有二十步左右，他站住了，发现有异，怎么四周鬼影俱无？

停车场仍停放着燕家的马车，栓马椿栓有四匹坐骑，就是不见有人。

店门大开，就是不见店伙活动。好静，静得怕人。

一阵心潮汹涌，油然生出警兆。他打量四周，最后决定向店门走。

人群涌出，首先出门的是燕姑娘。共出来了十二个人，雁翅排开。十二双怪眼狠狠地死盯着他。

“锵！”燕姑娘首先撤剑，凤目喷火。刀剑出鞘声刺耳，十二个人全撤出兵刃。

他脸色一变，徐徐向广场退。

十二个人并肩而进，移向广场。广场四周，幽灵似的陆续站着五六十名好汉。所有的目光皆向他集中，眼神中怒涌着怨毒之火。

鸦雀无声，死一般的静。从北面开始，第一个人撤兵刃，剑鸣声震耳。

接着，自右至左群雄依次撤兵刃，声势惊人，一连串的刀剑的出鞘声绵绵不绝，令人闻之心向下沉，毛骨悚然。

他退到场中心，止步环顾一匝，沉声问：“怎么一回事？”

燕姑娘带了同伴、远在三十步外，咬牙道：“阁下，你委实令人失望。”

“你失望是你的事。”他冷冷地说。

“昨日傍晚，你说过要与我携手合作的。”

“在下从未有所承诺。”

“你撒谎。”

“住口！”他怒叫。

“你食言背信也就罢了，为何昨晚装神弄鬼杀了我十六名壮士。”

天罡老道站在北面，接口吼道：“另有二十一位男女死在他的手中。”

“我不懂你们在说些什么。”他沉声道。

“你不敢承认昨晚的罪行？”

“罪行？岂有此理！”

一名中年人突然飞掠而进、在五步外止步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狗东西！你不承认乃是意料中事，你本来就不是江湖上有名有号的人。昨晚你杀了在下的义弟，你得还我公道。”

他哼了一声说：“阁下血口喷人……”

中年人迫进怒吼：“拔剑，狗东西！”

他叉手而立不屑地说：“你还不配要在下拔剑。”

中年人大怒，大吼一声，疾冲而上，剑动风雷发，招出“飞星逐月”，先下手力强。

他直待那剑锋及体前的刹那间，斜身不退反进，右掌一挥，“啪！”一声拍中剑身，人已贴剑切入，起脚从容一拨，拨在中年人的右小腿内侧，中年人身形一晃。

“噗！”地一掌劈在中年人的右颈侧，快极。

“砰！”中年人跌出丈外，滚了一匝寂然不动了。

中年人的剑已先一步抛出两丈外，一照面胜负立分。

交手接触快逾电光火石，旁观的人有些根本没看清交手的变化，只知两人刚一相接触便倏然分开，如此而已。

他退回原地，目光四射大叫道：“这里有没有要讲理的人？”

天罡老道举手一挥，领先缓步踏入广场。

接着出来的是铁金刚、灵猫、煞手张，千里独行、笑面狼、瘸子李冬、断魂枪郝武，共是八个人。

铁金刚与灵猫和煞手张三人，是惊弓之鸟。但这次人多，人多好壮胆，这时显得威风凛凛。

近了，群豪两面一分，身形急动，瞬即形成合围，八方成阵。

天罡老道哼了一声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小辈，你太狠了。你不承认，贫道不感意外。

即使昨晚装神弄鬼的人不是你，你也活不成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他冷然问。

“因为咱们已和梅林小筑取得协议，没有你的份，有你反而碍事，你明白么？”

“哦！这才是你们的由衷之言。不过，你们的藉口也未免太笨拙了。正好，在下也要打发你们。”

辛五泰然地说，左手徐徐握住了剑鞘。

天罡老道哼了一声说：“小辈，你还有什么遗言留下么？”

他徐徐举目四顾。冷冷一笑不再发话。

“锵！”长剑出鞘、剑尖缓缓升至定位，他浑身的肌肉开始松弛。握剑的手似乎并未用力，脸上的神色庄严肃穆，眼观鼻鼻观心，浑忘外物。

天罡老道暗惊，看他宝相庄严，毫无微动惊恐的神色流露，反常地镇定从容，便知道这一场空前激烈的恶斗，必胜的成份并不高。

他分明是已获剑道神髓修为深不可测的可怕高手，无所畏惧的老江湖，虽则他的年龄并未超过二十岁。

“发动！”老道沉喝。挥剑疾进。

可是，辛五已先一刹那进攻，抢制先机，行雷霆一击。

入不进反退，大旋身回头反扑，人化狂风，剑似怒龙，蓦地风吼雷鸣，撒出了漫天剑雨。

风生八面，雷电交鸣，金铁交错声暴起，火星飞溅。

蓝影与剑光一泻而出，一无阻碍地突围而出，直射两丈外。自然止步回身。

“砰！”千里独行摔出丈外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惨厉的怪笑声飞扬，笑面狼左手掩住右肋，怪笑着向后退，向后退。

笑声倏止，人向后坐倒，浑身一松，躺平了，下身全是血。

天罡老道未能近身，其他的人倒有一半尚未不及出招。

六比一，辛五吸入一白长气，举步迫进。

四周突传出哗叫声与惊叹声，结局太出人意料了。

天罡老道心中一紧，脸色一变。六个人不再妄想合围，成半弧形等待。

近了，丈五、一丈……一声叱喝，仍是辛五抢攻，身剑合一疯狂地扑向左侧，势如流光逸电。

山洪决堤，无可克当。

天旋地转，血肉横飞。

剑锋可怖地割裂着肌肤，锋尖无情地贯入躯体放血，斜刺里飞起一段血淋淋的手，蓦地抛出一块断肉，跳落一段光闪闪的刀身，蹦坠一节血红色的枪尖，滚出一具血淋淋哀号着的躯体……

叱喝声与吼叫声陪衬着兵刃接触的震鸣，凄厉的号叫与发狂般的渗呼交鸣，象是屠场里正在作业，令人闻之惊心动魄，血液为之凝结。

好一场狂风暴雨似的惨烈恶斗，一场空前绝后的惨不忍睹的大屠杀。

好漫长的片刻，谢谢天！终于结束了。

辛五站在北面，剑尖斜降，鲜血顺血槽往剑尖滴淌，一滴滴坠落尘埃。

他脸色阴沉庄严，嘴抿得紧紧的，虎目中神光炯炯，注视着远处的燕姑娘，久久，一字一吐地说：“燕姑娘，你为何不出来？梅林小筑燕家黑道至尊，家传神刀魔剑名震天下，你不该叫这些人来送死。出来吧！我等你。”

艳阳高照，暖洋洋的，可是，怎么这样冷？

没有哗叫声，没有惊叹声，死一般的静。

四周，看不列一张正常的面孔，却可找到苍白、流汗、惊恐、战栗、恐惧……

“唉……”尸堆中传出了一声绝望的呻吟。

有一个人翻转着身躯，是胸口大量流血的铁金刚。混元气功禁不起雷霆一击，剑口开在最不可能受伤的部位。

只有一个站立的人，是天罡老道，剑无力地垂在身旁，低下头，左手